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事文類聚外集卷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沈颺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吳裕德

謄錄監生臣龔東震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事文類聚外集卷十三

元 富大用 編

路官部

各路儒學

歷代沿革漢郡國有文學文翁治蜀起學成都市招下
縣子弟以爲學官弟子武帝時天下郡國皆立學校
官自文翁爲之始平帝時郡國曰學縣道邑侯國曰

校校學置經師一人鄉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經師
一人魏晉以下郡國並有文學即博士助教之任隋
潘徽爲州博士唐府郡置經學士各一人掌以五經
教授開元二十六年敕州縣每鄉之內各置一學仍

擇師資令其教授宋有四書院廬山白鹿洞

太平興國二年

知江州周述言廬山白鹿洞學徒
常數十百人望賜九經詔從其請

嵩陽書院

至道二年賜額

及印木
九經 嶽麓書院

咸平四年鄆州守臣李允則奏嶽麓書院脩廣舍宇有書生六十餘

人聽誦乞下國子監
降釋文等書從之

應天府書院

祥符二年新建書院詔以曹誠爲助

教國初有戚同文者通五經業高尚不仕聚徒教授常百餘人許驥郭承範董循陳與王厲滕涉皆其門人同文卒後無能繼其業者至是始有茅山書院未是命并賜院額此四書院之外又有

茅山書院未

建州學也乾興元年兗州守臣孫奭私建學舍聚生徒乞請太學助教楊光輔充本州講書從之餘鎮未置學也景祐四年詔藩鎮始立學他州勿聽寶元年穎州守臣蔡齊請立學時大郡始有學而小郡猶

未置

自明道景祐間累詔州郡立學賜田給書學校相繼而興近制惟藩鎮立學穎爲支郡齊以爲

言而特許之

慶歷四年詔諸路州軍監各令立學學者二

百人以上許更置縣學於是州郡不置學者鮮矣又置教授以三年爲一任以經術行義訓導諸生掌其課試之事而糾正不如規者委運司及長吏於幕職州縣官內薦教授或本處舉人舉有德藝者充當時雖置教授或用兼官或舉士人委於漕司而未隸朝廷也熙寧六年詔諸路學官並委中書門下選差至是教授始命於朝廷矣元豐元年州府學官共五十員諸路唯大郡有之元祐元年詔齊廬宿常等州

各置教授一員自是以後列郡多有教官矣崇寧四年令教授承務郎以上在本州僉判上選人在職官之上建炎三年教授並罷紹興三年復置四十二州十二年詔無教授官州軍令吏部申尚書省選差十三年詔諸州軍並各置教授其禮部長貳正係所隸合依崇寧大觀格法許按劾體量及歲舉改官從司業高闕之請也二十六年詔並不許兼他職令提舉司常切遵守從知郢州路採之請也若試教官則始

於元豐

元豐七年立法試學官上等爲博士下等爲正錄願授教者聽元符元年詔學官歲一試

紹興五年罷試學官科十五年詔試諸州教授自來春始

添差教授則始於正和

政和三年詔八行添差諸州教授

元各路置儒學教授正八品散府

上中州教授從八品

羣書要語思樂泮水薄采其芹

詩諸侯類宮類之言班

所以班政教也

詩注

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

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

孟子諸侯以下立教學之

官爲師氏

周禮正義

師嚴然後道尊

記學

善待問者如撞鐘

叩之以小則小鳴叩之以大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

其聲

上同

濟濟多士克廣德心

詩

置學官備釋奠禮詔庠

塾之儀泯焉將墜

大唐詔今

鄭人遊鄉校以議執政之善否

左橫經師幄知譽處之采休

張于湖上王教授啓

其起視學校諸

生有所矜式

樂巴侷陳希烈制

詩句北門塵土滿衣襟廣文直舍官槐陰

山谷

短日送簷

砧杵急冷官無事屋廬深東坡代北諸生漸狂簡床頭雜

說爲爬梳

東坡送蔣夔代州學官

先生依舊廣文貧

同上次韻趙明叔

回

顧廣文寒無忘雞黍約

周益公詩

寓居廣文舍

山谷

君勿嘲廣

文上側聞頓夫子講道出新貫

東坡廣頓

教授見寄

夜談空說劍

春夢猶橫經

東坡送家安國教授

但願斯民均暖律小儒不嘆廣

文寒

周益公詩

泮宮先生非俗儒

東坡

不日經筵重坐席暫時

賢舍冷無羶

楊誠齋送金元度教授

古今事實

杏壇弦歌

孔子遊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

絃歌鼓琴

槐市議論

列槐樹數百行爲隊無墻屋諸生朔望會此市雍容揖

遜議論槐下

藝文類要

爲郡文學

光武問武臣曰諸卿不識書自度爵祿何所至也鄧禹曰臣少嘗學問可爲郡文學

當世明經

匡衡補平原文學學者多衡經明當世少雙

郡國立學

見前沿革

郡縣起學

前漢文翁爲蜀郡守及郡縣小吏起學宮設教官使弟子校業遂變鄒魯之風

端槩肅冠

陸九齡字子壽教授興國先生端槩矍肅衣冠如臨大

衆勸綏引翼士方興於學而先生以家難去官矣

晦菴集

正已率人

紹興十三年宗子師閔訟臨安教授鮑同上曰爲教授者先正已然後可以率人

四朝國史

作新學碑

任諒字小諒爲懷州教授徽宗見其所作新學碑曰文士也擢提舉夔路學事

言當世務

靖康初詔求直言公自鄧州教授上封事言當世之務據經引古以救時弊鄭克撰呂尚書社行

訓督有法

晏丞相留守南京請范公文也正掌府學公常宿學中訓

督學者皆有法度由是四方從學者輻湊其後宋人以文學有聲名於場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涑水記聞

正身律物

胡文定公安國除荆南教授正身律物凡所訓說務明

忠孝之大端罷官僚舊餞行于渚宮呼樂戲以俟而交代龜山楊公時具朝膳留公鮭菜蕭然引觴徐酌置語孟案間清坐談論不覺日晷云暮也

淵源錄

乃治化本

紹興十八年江西漕賈直請奏立縣學上曰選官教導乃治化本源將來三場科場亦有人才以備採擇

同上

有治事齋

安定胡先生瑗教授蘇湖間三十餘年弟子以數千計

時尚詞賦獨湖學以經義及時務學中故有經義齋治
事齋經義齋者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者各
治二事又兼一事如邊防水利之類故天下謂湖學多
秀彥其出而筮仕往往取高第及爲政多適於世用若
老於吏事者由講習有素也歐陽公詩曰吳興先生富
道德誥誥弟子皆賢才王荊公詩先收先生作梁棟以
次收拾桷與椽

言行錄

須擇通經

紹興十三年宋宙奏乞盡復教官上曰教授須逐州置十二年已有指揮仍須是擇通經心術正者爲之若教官非其人士人心術一壞再整頓費力切宜遴選也

不撰書啓

政和五年臣寮言見任教授不得為人撰書簡牘樂語之類庶日力得餘辦舉業事以副陛下責任師儒之意

不兼他職

紹興二十六年詔諸州教授並不許差兼他職

不交嬖倖

陳公輔初筮仕職教吳中朱覲方嬖倖當官者奴事之
公不與之交覲滋不悅託權要以其壻周審言代而移

公會稽

言行錄

不撰樂語

鄒浩字至全調揚州潁昌府教授呂公著范純仁爲守
獨加禮重純仁嘗撰樂語辭不爲純仁曰翰林學士亦
作此浩曰翰林學士則可祭酒司業則不可純仁謝國史

薦爲州教

陳師道字無已少好詩呂居仁作江西宗派圖以無已爲第二或以爲高師一著其古文則學曾子固嘗賦六一堂詩有向來一瓣香敬爲曾南豐之句竒之元祐中

薦于朝爲徐州教授

東都
事略

召爲直講

王堯臣字伯庸晏殊留守南京薦其才爲府學教授召

爲國子監直講

同上

著文勸諭

節孝徐先生積時爲楚州教授先生嘗患鄉飲之禮世久不見率郡守舉行其儀閭巷鄉老皆使與飲又著文勸諭子弟室家是日士民在泮者蓋千人矣

言行錄

升堂訓講

節孝徐先生爲楚州教授一日升堂訓諸生曰諸君欲爲君子而使勞已之力費已之財如此而不爲猶云可也不勞已之力不費已之財何不爲君子鄉人賤之父

母惡之如此而不爲猶云可也父母欲之鄉人榮之何

不爲君子

同上

列名以進

公任臨安府學教授孝宗皇帝寤寐英賢陳文恭公當

國列公姓名以進旋賜對深合上意

趙鞏撰施大徽師點行狀

聞風而至

中第邵安簡公亢守鄭薦其賢請爲州學教授四方之士蓋有聞風而至者踵門授經無虛席時上方嚮儒近

金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一
臣言公行宜居首善之地有旨延和殿賜除校書魚國

子直講

楊龜山撰
曹肇行狀

古今文集

雜著

漳州教授廳壁記

朱元晦

教授之爲職其可謂難矣惟自任重而不苟者知之其
以爲易而無難者則苟道也何也曰教授者以天子之
命教其邦人凡邦之士廩食縣官而充弟子員者多至

五六百餘少不下百十數皆惟教授者是師其必有以率厲化服之使躬問學蹈繩槩出入不悖所聞然後爲稱此非反之身而何以哉是不謂難矣乎不特此爾又當嚴先聖先師之典祀領護廟學而守其圖書服器之藏其體至重下至金穀出納之纖悉亦皆獨任之嗚呼是亦難矣然凡任於今者無小大莫不有所臨制統攝其任無劇易必皆具文書使可覆視是以雖甚弛者亦有所難而不敢肆獨教授官雖有統若其任之本諸

身者則非簿書期會之所能察至其具於有司而可攷者上之人又以其儒官優容之雖有不合不問以是爲便故今之仕者反利焉而喜爲之而孰知所以充其任者如彼其難哉故曰惟自任重而不苟者知之其以爲易而無難者則苟道也予嘗以事至漳其教授陳君與予有故館予以其寓直之舍因得盡觀陳君所施於學者予謂若陳君則可謂知其難矣時陳君方將刻前人名氏於壁屬予記予辭謝不能者再三既不得命乃退

而書其所聞見如此以爲記且以厲後之君子云爾紹興二十六年七月甲子新安朱熹記

蘄州教授廳記

朱元晦

乾道八年秋予友建安李君宗思爲蘄州學官始至入學釋菜召諸生坐堂上而告之曰朝廷立學建官所以教養人才而待其用德意甚美宗思不佞得備選焉深惟淺陋懼不能稱今將有以告二三子者而相與朝夕乎古人爲己之學庶幾無負朝廷教養之意二三子其

亦有意於斯乎諸生起而對曰諸生不敏惟先生有以教之則幸甚於是李君退即其居則距學且十里所李君顧而歎曰學官宜朝夕于學與諸生相切磋者其相距之遠可若是耶翌日相學之東偏有廢壤焉請於州願得爲屋以居而日往來於學以供厥事於是通守北海王侯某實領州符嘉李君之意而悉其力以相之役不踰時遂以備告然後李君得以日至於學進諸生而教誨之蓋使之潛思乎論語孟氏之書以求理義之要

又攷諸編年資治之史以議夫事變之得失焉日力有
程不躐不惰探策而問勸督以時凡以使之知所以明
善脩身之方齊家及國之本而於詞藝之習則後焉而
不之急也既又禮其士之賢有德者李君之翰而與之
居凡學之教治悉使聽焉由是蘄之爲士者始知所以
爲士之事而用其力李君亦喜其教之行而將有成也
磐石於堂攷前爲是官者得自某人以下若干人之名
氏歲月刻之而以書屬予使因記其所以然者予惟李

君之教可能也而其所以教者則非世儒之所及王侯
之垂意於學可及也而其不以李君之說爲迂濶於事
者則非俗吏之所能是皆宜書以詔於後蓋非獨使繼
李君而居此者有所考法抑亦承流千里而帥師其民
者所宜知也於是悉書其本末如此俾刻寘題名之首
云九年秋七月壬子新安朱熹記

福州州學經史閣記

朱元晦

今教授常君濬孫始至既日進諸生而告之以古者聖

賢教學之意又爲之飭厨饌葺齋館以寧其居然後謹其出入之防嚴其課試之法朝夕其間訓誘不倦於是學者競勸始知常君之視諸生亦閔閔焉唯恐其不自勉進於學

上韋中立書

柳子厚

辱書云欲相師僕道不篤業甚淺近環顧其中未見可師者雖嘗好言論爲文章甚不自是也不意吾子自京師來蠻夷間乃幸見取僕自卜固無取假令有取亦不

敢爲人師爲衆人師且不敢況敢爲吾子師乎孟子稱人之患在好爲人師由魏晉氏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譁笑之以爲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爲師世果羣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爲言詞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屈子賦曰邑犬羣吠吠所怪也僕往聞庸蜀之南恒雨少日日出則犬吠予以爲過言前六七年僕來南二年冬幸大雪踰嶺被

南越中數州數州之犬皆倉黃吠噬狂走者累日至無雪乃已然後始信前所聞者今韓愈既自以爲蜀之日而吾子又欲使吾爲越之雪不以病乎非獨見病亦以病吾子然雪與日豈有過哉顧吠者犬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幾人而誰敢銜怪於羣目以召鬧取怒乎僕自謫過以來益少志慮居南中九年增脚氣病漸不喜鬧豈可使呶呶者早暮拂吾耳騷吾心則固僵仆煩憤愈不可過矣平居望外遭齒舌不少獨欠為人師耳抑又聞

之古者重冠禮將以責成人之道是聖人所尤用心者也數百年來人不復行近有孫昌胤者獨發憤行之既成禮明日造朝至外廷薦笏言於卿士曰某子冠畢應之者咸慙然京兆尹鄭叔則拂然曳笏却立曰何預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怪孫子何哉獨爲所不爲也今之命師者大類此

福州教授壁記

洪邁

自慶歷詔書郡國大抵悉有學而立官教授則由熙寧

始然服嶺以南單山小州若被邊初郡或自詭偏仄或
生長兵間雖與聞德音或謙讓未遑也至崇寧大觀乃
極盛凡版在職方者必建學如中州教授雖秩卑吏部
勿敢豫必宰相自推擇而大郡多至四三員文風張施
古無有也陛下宅天命蓋十有六載立太學置博士悉
還太平之治而郡國立學除吏復一切如先朝時福於
東南最大爲督府自平時最多士故領袖學官者員多
類以進士高第得左官鉅擘紳間者爲之紹興十八

年十一月癸巳鄱陽洪邁至十二月辛酉建安劉祥至邁一取徑路得一第劉君以易書合上意顧得之皆非所謂高進士選者懼不稱時相與言曰我曹特幸耳若又飫其家而饑其徒弗學之問不可乃旦旦坐直廬稍挈網維苴補破壞凡泉谷之在民未入者上諸二千石悉索之移長度於計臺取振其所乏詹廩頗益實我寇束帶朝莫必謹毋敢不謁而歸既畧定有士前曰自吾學張官至今若干人名數具在倘仍弗紀錄懼其年多

而莫知也願石而刻之予曰誠然吏以文書來頃而籍
至則某人某人皆在不遺於是志諸壁而由夫林君迪
始十九年正月記

上任德翁序

唐眉山

薛郡任公之教授通義也士之曳長裾服方領抱書束
帶俊遊於泮宮者數百人英俊豪傑往往輩出有少年
書生曰唐某者誦書不甚多屬文不甚工碌碌落落無
可稱者一日持一軸書掉三寸舌草衣麻屨攘袂登門

危言高論不顧忌諱公一見而嗟異之再見而禮貌之
三見而憐恤之勸戒勤篤教諭款密處之而不能自安
退而諮之於客曰公於我厚矣吾將圖報矣吾欲脅肩
諂笑巧言令色以順適其意於是報公可乎客曰不可
是小人之報也吾將抱長劍挾匕首有惡聲至者以血
濺其襟以是報公可乎客曰不可是刺客之報也吾將
淬文鋒礪詞鏑庶幾超騰奮躍高飛遠舉於天下使天
下之人稱之曰斯人也出於任公之門以是報之可乎

客曰唯唯是國士之報也某因書以爲序

送吳教授序

張于湖

臨川於江西號士鄉王介甫曾子固李泰伯以文爲一代宗主而皆其郡人故居民多業儒碌碌者出於他州足以長雄故能文者在其鄉里不甚齒錄獨素行可攷而後貴也吳氏子鎰舉進士登于朝中乙科知舉者嘗欲以冠多士不果則爲之延譽一時名聲藉甚分教彬州學舍謂鎰不以文勝蓋見貴於鄉里者古之君子固

有獨行自立舉世非之而不悔至貴於鄉里猶未足道
鎡也蓋尚友古人益思未見其止者與必試於烈火而
後知玉萬物俱流而金石乃止余欲金石鎡也

答方教授書

呂伯恭

伏蒙誨劄教以窮理盡性之說蓋非末學所敢擬議然
既荷開論反覆之勤闕然不報益重踈怠之罪謹因來
教而紬繹之所謂理雖無窮然有本有原有倫有要者
既得窮理之大旨矣竊意悖典庸禮秩然而不可廢者

此其倫歟致知格物瞭然而不可揜者此其要歟未有
不知其倫要而能造其本原者也本原既造故小可舉
大而宏濶勝大之言不能誘也近可即遠而荒忽茫昧
之說不能惑也一可知萬而二本無愛之學不能入也
執事之所諭者倘可以觀之乎未能識心豈能存心
所以誨警者誠爲切至然所謂人心本虛且明與性不
殊則猶未能達蓋既曰與性不殊是心與性有殊也幸
望指教列禦寇所謂八荒之外來干我者我必知之有

來干我者又有知之者似判然二物也來教又謂妍非所當愛醜非所當惡我非所當厚物非所當薄某竊謂愛惡厚薄發之不中其節施之不以其序固人欲之私矣若曰無愛無惡無厚無薄則所未諭也夫子謂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則似非不顯以同衆也至誠如神見乎著龜動乎四體則似非假著龜以自晦也荆公之書蓋未之學伊川論語頗效參請則亦未之聞也一固萬也不待一塵萬境而後知其一而萬也萬

固一也不待萬境一塵而後知其萬而一也千載一念
一念千載竊意竺乾之書俱不免近於辭費也不生而
現生不滅而現滅不生之生不滅而滅果固然之理耶
何爲而復加現之一辭也執事信之篤守之堅豈口舌
所能移獨以屢沐誘誨不盡白其愚則無以拜盛意之
辱尚幸原恕

古詩

題羅巨濟教授蓬山堂

楊廷秀

蓬萊藏室盛東都只著古書并老儒後來許事曉星跡
登車不落問何如廣丈先生自有飯諸公衮衮端無羨
著脚金坡不作難問津木天何足辯作堂聊爾題蓬山
此豈有意非偶然登瀛仙人多姓許未必先生肯爲伍
書生饒舌定可憎此話姑置莫葛藤先生諸孫皆玉冰
誦書已作鸞鶴聲請來敲枕細細聽

除鳳州教作詩自寬

唐子西

百函無力致諸公誰說著今承學校乏頗訝名字錯宿

桑豈無戀得治不敢躍師儒要好手老大良非脚屐盡
識羹空抽窮知繭薄豈惟嘲孝先終恐同有若絳紗諒
無有首宿聊可嚼

戲簡鄭廣文

廣文到官舍繫馬堂階下醉即騎馬歸頗遭官長罵才
名三十年坐客寒無氈近有蘇司業時時乞酒錢

律詩

送金元度教授辭滿赴部改秩

楊廷秀

金華唐呂兩儒先夜半黃梅君併傳不日經筵重坐席
暫時覺舍冷無氈引班曉漏槐楓裏出幸春風桃李邊
莫遣垂楊知別恨一篙新漲解歸船

送蘇州教授赴闕

唐子西

三年泮水振洙風俯接諸生屢改容嶺霧因時難隱豹
巖雲有便得從龍

戲陳州教授子由

蘇子瞻

宛丘先生長如丘宛丘學舍小如舟常時低頭誦經史
忽然欠伸屋打頭斜風吹帷雨注瓦先生不媿旁人羞

夜過舒堯夫戲作

蘇子瞻

先生堂前霜月苦弟子讀書喧兩廡推門入室書縱橫
蠟紙燈籠愧雲母

戲陳州教授子由

蘇子瞻

勸農冠蓋閑如雲送老藿鹽甘似蜜門前萬事不掛眼
頭雖長低氣不屈

和池州陳教授

吳芾

人物今誰似此郎
今居巖近質垂裳
未將事業先諸老
且把文章變一方
今日杏壇風似魯
向來鐵硯志如桑

錢廣文采芹亭

吳芾

開明後學日升東
千里文風一旦雄
池上採芹搖水碧
帳中搗藻映紗紅

多士欣逢樂育辰
一時席上盡懷珍
將攀丹桂廣寒裏
先採香芹泮水濱
味道固應甘若齋
絺章還更豔如春

扶持風教師儒力我愧當年戾止人

送黃舒文赴欽教

劉克莊

博士文中虎垂鬚已定交雅宜對紅藥胡乃涉黃茅薄
有先生飯全無弟子嘲猶勝迂濶者荷鍤墾芳郊

送方子約赴衢教

劉克莊

博士非如吏巍然道自居諸生趨避席太守揖升車朱
筆濃批卷青燈細勘書漢廷重文藻行矣召嚴徐

寄洪駒父

謝無逸

翼翼魯泮宮國士徵無雙行且立教化儒風成一邦

推官

歷代沿革後唐長興二年詔有兩使判官防團推官宋
從五代之制兩使置判官推官各一人餘州亦置推
官一人元亦置推官

詩句吾州佳士子王子深入黃茅作從事

古今事實

鯁言無忌

韓退之知武寧張建封爲推官操行堅正鯁言無所忌

言行剛直

狄仁傑孫兼謨元和末解褐襄陽推官言行剛直使府
知名

方重自持

李常爲宣州推官以方重自持發運使楊佐欲薦常改
官常推其友劉錡佐曰不見此風久矣通畧

有宰相才

呂文穆公既致政居洛真宗祀汾陰幸其宅問曰卿諸子孰可用對曰有姪夷簡任潁川推官宰相才也遂至

大用

邵氏聞見錄

真宰相器

忠獻王琦徙開封府推官理事不倦暑月汗流浹背府尹王博文大器重之曰此人要路在前而治民如此真

宰相器也

胡氏傳家錄

有廊廟才

明鎬字化基薛奎稱鎬有廊廟才遂除開封府推官

東都

事畧

有臺諫風

四川總領符行中嘗欲增簡州益夔以其事屬雅州推

官李壽力拒之張浚謂有臺諫風

中興係年錄

處事精審

蘇頌字子容爲南京留守推官歐陽公一以政府委之
曰子容處事精審一經閱覽則某不復省矣

決斷精敏

蘇子瞻攝開府推官決斷精敏聲聞益遠

言行錄

府事悉咨

范如奎字伯達授武安軍節度推官始至帥將斬人公
白其誤帥已署不易也公正色曰節下奈何重易一字
而輕數人之命矍然從之自是府中事大小悉以咨焉

職事爭辯

陳希點字子與授平江府觀察推官樞密丘公室爲守

屢以職事爭辯丘公或馮怒折之公退立屏息俟其少
霽執論如初至于再三竟不能奪由是凡公所書擬望

而許之

樓攻
媿集

雪寃數人

錢宣靖公若水爲同州推官雪寃死者數人遠近翕然
稱之未幾太祖聞之驟加進擢自幕職半歲中爲知制

誥二年中遷爲樞密副使

言行
錄

活寃四人

薛簡肅公奎授隰州推官始至取州獄已成書活寃者

四人矣

言行錄

舉笏擊蛇

孔道輔爲寧州推官道士治真武像有蛇穿其前數出
近人傳以爲神州將欲驗視以聞故率其屬往拜之而
蛇果出公即舉笏擊殺之自州將以下皆大驚已而又
皆大服公由此知名

石介有擊蛇
笏銘言行錄

作箴諷守

李文簡公燾號巽巖注雅州推官作當直司箴諷郡守
用私情背公法者

偽印疑讞

趙清獻公抃爲武安軍節度推官民有偽造印者吏皆
以爲當死公獨云造在赦前而用在赦後赦前不用赦
後不造法皆不死遂以疑讞之卒免死一府皆服

東萊集

冷清伏罪

韓獻肅公絳爲開封府推官男子冷清自謂母娠宮中

生民間於是稱皇太子都人聚觀頗以爲疑吏收捕驗
問無實猶止羈置近郡公上疏引成方遂事論奏甚切
清遂伏罪復遷戶部判官除右正言

言行錄

古今文集

雜著

送魯推官赴南海序

穆修

爲人之佐其難矣哉夫令而行者其長之所專也從而
輔之者其佐之所守也凡政有害於公有悖於理而必

言己之可爲耳言而必從豈己之所能哉苟上無必從之道則政有必失之患爲其佐者罪先及之故曰爲人之佐其難矣哉然則如何其可也曰盡其職而已矣上言者賢己當公而輔之不賢己當公而正之賢不賢自主彼之材輔與正非己之責歟正之而不從則雖獲罪及有之矣於其職也實無媿焉今之從事于人者或莫率是道不涉於欺則陷於隨居上者其人果賢其政果明是宜順之於下以成其美己則曰我爲人佐遂能無

一言爲之損益居何以食其官即彊出白黑以紛亂之
此非欺而何居上者其人果不賢其政果不明是宜直
之於下以救其過已則曰我爲人佐言不吾專力與爲
敵徒速悔累曷若附離唱和取容免責苟全吾位而去
此非隨而何予謂士之居其位事其人既不可欺亦不
當隨不欺不隨惟職所宜而已矣魯君以辭學中名自
邑佐而遊郡幕皆有所稱今將復佐於南海南海際南
之鉅府也方聞其長則是天下諫臣賓接僚屬當獎正

與直用是以往志必上行苟上下協公以從于理予見
南海之政獨追於古而荒夷之民浹盛德也

古詩

送石士志推官赴調

洪咨夔

石友抱竒璞竭來掾吾邦昂然凌霄姿苔鼎獨力扛入
幕有此士諸人亮難雙決事風赴谷哦詩雨翻江青衫
裘妍骨黑髮今眉厖世無九方臯誰識驪與驪一朝解
綬去船鼓催逢逢闔府少顏色我心若爲降倦游方閑

門寄傲但一憲惜別不得餞況能綴羊腔明廷急才俊
召驛南逾瀧森森鄧林枝剪拔窮株椿豈其飯牛戚未
作展驥龐早晚對此闕華鐘發鯨撞

贈王誠中推官

唐子西

今作劾鼠吏於理誠未穩怒草三千牘馳驛奏龍袞上
問今何在幕職補閭苑縱未置青鎖亦應校黃本九萬
里扶搖忽若馳峻坂

送王林節推之官融水

楊廷秀

桂嶺梅花欲爭發，融水暮賓來訪別。
可憐走馬犯風霜，吟遍梅花更吟雪。
云云君如雲表秋健鶻，政好搏扶整羽翮。

律詩

送高推官

陳後山

先生鍾舊德，大府冠羣能。
過手無難事，逢人有異稱。
薦賢餘一鶚，夙記契千燈。
看挽秦梁攬頭頭，數不勝。

送俞節推

蘇子瞻

吳興俞君子清如朱絲琴一唱三歎息至今有遺音

司獄

歷代沿革五代以來諸州皆有馬步獄以牙校充馬步
都虞侯掌刑謂之馬步院太祖慮其任私高下其手
開寶六年始置諸州司寇參軍以進士及選人爲之
後改爲司理掌獄訟勘鞫之事不兼他職元祐定令
上州從八品中下州從九品元不置司理有司獄獄
丞專掌獄事

羣書要語折獄之司

宋廣平集

詩句方策他時執圜扉到日空

唐子西送故人赴循州司理

古今事實

治獄得情

宋錢忠定公即授安州司理參軍吏有誣服自盜抵死
邑具獄上於郡公明其寃狀守將謂曰劾縣獄當得賞
答曰治獄得情乃其職擠人以論功非吾志也聞者歎
服章敏滕公甫力薦之稱其有材

治獄稱職

柳開字仲塗爲宋司寇治獄稱職遷錄事參軍

選官充代

宋以專鞫獄事劇者置二人太平興國九年詔曰司理參軍專於推鞫研覈情實尤在得人宜令本州於見任簿尉判司內選明敏有官業者充秩滿當與升資罷軟不任其職可以選官代

上書論事

張唐英爲歸州理掾數上書論天下事

鮮于遜能

鮮于侁字子駿爲江陵左司理參軍慶曆早求言侁推災異所由興及條當世之失有四其語切直唐介在鄉曲稱其名於上官交章乞薦侁盛言左參軍李景陽之美乞移與之介益以爲賢

王韶受知

王韶謚襄敏爲建昌司理時蔡挺提刑江西受知於挺

韓絳喜薦

蔡確字持正爲邠州司理丞相韓絳宣撫陝西喜確所造樂語薦其材

獄爭不屈

范文正公仲淹爲廣德軍司理日抱其獄與太守爭是非守盛怒臨之公不爲屈歸必記往復辯論之說于屏上比去至字無所容貧止一馬鬻馬徒步而歸

囚得不死

濂溪先生爲南安軍司理獄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
達欲深治之先生與之辯不聽則置手版歸取告身委
而去之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達悟
囚得不死且賢先生薦之

淵源錄

獄持益堅

仁宗朝侍御史王平字保衡章聖初爲許州司理里中
女乘驢單行盜殺諸田間褫其衣而去驢逸田旁家收
繫之吏捕得驢指爲殺女子者理保衡意疑甚州將趣

具獄保衡持益堅數日河南逃移至許劾之乃實殺女
子者州將謝曰微司理幾誤殺平人

揮塵錄

獄察其寃

陳戩爲懷州司理用法平允屬縣得盜上之州獄公察
其寃而尉挾姻黨之貴私請於公公正色曰殺無罪以

希賞安乎遂釋之人益知其賢

李公彥撰陳待制行狀

不預帑藏

雍熙三年曰司理司法不得預帑藏之事

不兼他職

見沿革

誤入人者批歷

祥符五年陝西轉運使薛顏言諸州司理參軍朝廷謂其刑獄重難與免選限或任非其人多致枉濫請自今誤入人徒已上罪者令批歷依例守選冀有所懲

不勝任者兩易

雍熙二年詔曰王者任人各有攸處苟適其用則無曠

官近以新及第人爲司理參軍恐其初到官尚未通刑法令州郡長吏視其不勝任者於判司簿尉中兩易之
古今文集

雜著

平江府司理廳修造記

劉漫塘

吳門臺府之會事雖小必上聞理掾刑獄之官令雖嚴不下達故相承以省事爲能掾舍久不治更丙戌夏秋風雨之變殆甚而吳興章君巽享實來君才足以爲勇

足以決而智足以審所先後曰吾職守之未知遑恤乎
私乃相囚宇而以式法厄囚其壞者必葺闕者必補而
非法者必去使不幸而麗于罪者寒燠不爽其宜食飲
不愆其度囚知君之愛我而非厲我欲安全我而非一
於斷棄我也辭皆以情曰吾情實然死不憾上具獄於
臺若府臺府亦曰掾當是也吾何云既細大之獄不寬
而上下之情咸若乃敢圖安而以掾舍不治告時今司
農卿林公介寶以憲節攝府事聞之曰子刑官也而吾

刑是司子宜其官吾庸多矣敢勤子至於他人乎報下
給緡錢若干即因地度宜市材鳩工顧廳治以前舊貫
可仍則仍之餘皆更造經始于丁亥中秋前一日而落
成于良月之末合爲屋一十有四楹合土石竹木瓦甍
釘灰工食之費過所給倍取諸俸料不以煩官其中之
歸然者曰清安堂堂之後爲齋曰盡欽而其東之翼然
者曰務平軒皆取昔人刑獄清平欽恤之意沿其名訴
其實君之用心可知君以其成之難而慮來者怠其葺

之之易也屬余以記余君之先公侍郎門下士也故受
簡不辭而復于君曰吾聞諸夫子有一言而可以終身
行之者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夫拘繫之桎梏之
壓焉使不得避戚戚然赧赧然居之不安孰有甚於囚
圜之人乎曩君與家人之未獲所安也猶汲汲然求有
以安之君與家人既得所安矣獨不能因吾身之安而
念彼之不安乎因吾家人之安而念彼室家之不遑安
乎若然則夫子所謂恕孟子所謂善推所爲不外是矣

充是心也國可治天下可平也獨理掾乎哉獨刑罰清
平乎哉君曰然當書子言鏡之石與來者共圖之君字
某今官某郎

送張總之温州司理序 蔡 襄

提封千里民堵萬區加其上者獨太守耳守之責無已
重乎曰不若理官之重然則使死者不怨刑者甘心遂
理官之重可乎曰不奪則責之可也凡縣邑之民事不
得其平者則平之於尹尹之不能平及事之大者咸得

平之於守守視其事之小者立決之其大者下于理官
理官得以考其情而棄之故曰守之責不若理官之重
然理官之專其重而不得專其官有昏耄柔懦則事叢
而下有偏怒竒憐則舉手左右有狹中矜乎簡歷日召
而前願指教歡迎合其意則喜違之則怒至有鍛鍊遷
就而爲之使寃者不得吐其臆巧者得畢其慮故曰不
奪則責之可也使能者爲之期止於是不期於奪然每
一事之下審獄具文諮于從事謀于監郡上于太守而

又質于掌法者若丈不比囚不直則移而讞之衆皆可
焉班而署之然後乃得已矣若是積三歲而罷歸其勤
亦甚矣總之力學修文行之庶厚復爲理官使主郡者
賢明不奪則其責愈重總之宜如何爲心哉夫與鼓瑟
者游而言操刀之事則言者之過也總之於行不敢指
異事以規

理曹箴

劉漫塘

錄糾事遺戶察民情法曹殿之持三尺平惟理曹掾司

獄之成兩造易惑單辭難明宜脫而收盍重而輕善者
懼矣爲惡曷懲泰山壓之不震不驚氛霧障之且明且
清察辭必審得情必矜神之聽之福祿來寧

古詩

范仲淹爲廣德司理與太守爭非孫莘老以
詩紀其事

維持狴狴下枉直情必通太守異趨舍挺然不曲從有
事爭救之粉屏記其終官小俸祿薄家居率窮空賣馬

以自給徒步氣彌充

送呂景山虔州理掾

鄭俠

江西古浩壤昭信雄江濱州獄千里平舒慘係閭囂景山之曾中曉然烏兔輪敢爲虔人賀何以致龍神

錄事

歷代沿革後漢有郡主簿官晉爲督郵皆太守自辟掌總錄衆曹文簿舉彈善惡其後刺史有軍而開府者並置之隋初以錄事參軍爲郡官則并州郡主簿之

職皆吏部選除煬帝置郡有東西曹掾及主簿唐武
德復爲錄事開元改司錄參軍掌府事勾稽首署抄
目糾彈部內稽違監印給紙筆之事乾元又制凡縣
令判司與錄事異禮尊其任也五代中下州錄事三
考者注劇縣宋沿唐制州有錄事參軍然不盡置也
諸府爲司隸諸州爲錄事乾興元年丁度申請諸州
各置錄事參軍慶厯二年河西河東陝西諸州權令
京官知錄事參軍熙寧三年詔繁難去處錄事參軍

並差職官知縣及奏舉縣令人充政和三年參軍改
爲掾建炎初復舊名錄事掌州院庶務糾諸曹稽違
元各路置錄事司有諸錄事司達嚕噶齊并錄事正
八品錄事判官正九品

羣書要語糾職

周禮糾司

白六帖

糾繩大郡管轄外臺

勾

稽典簿書

掌符印提舉列曹糾察羣吏

置標府

掾任重功曹

列股肱之郡居管轄之司

苟非三語

之才則忝六聯之首

稱其職則事舉績成非其材則

官邪政廢一郡紀綱六曹表則並同爲樞爲相何莫由

斯權紀綱大府

集宜列府聯之職俾展官常之效集大

府要會六聯紀綱常務之委積擇通才條理而利可析

滯明可照奸

常集除京兆府司錄制

往參都錄雅有能名錄參制馴

置州綱

胡文恭制

督郵綱掾之峻

郡督郵秉一州之綱

任紀綱於州曹

同上

大和七年中書門下奏錄事參軍糾

察屬縣課責下察紀綱一郡藉其提舉焉

續通典

錄事參

軍之職掌總錄衆曹管其文案日上佐以意違失者彈

正以法掌凡諸司察之事平實司徒儀督郵郡之極位漢官儀

詩句糾郡南海湄韋應物爲史專文法陳後山

古今事實

廊廟才

孫劭北海人爲孔融功曹融曰廊廟才也後爲吳丞相錄

御史才

喬琳歷果縣遂懷四州刺史嘗謂錄事參軍任紹業曰子紀綱一州能劾刺史乎紹業出條所失示之驚曰能

知吾失御史才也

喬錄

千里駒

韋康成字元將年十五身長八尺爲郡主簿郡尹楊彪

奇之曰韋主簿昂昂千里駒乎

三輔決錄

一府望

士東亭爲桓武主簿既承籍有美譽爲一府之望

世紀

接以友禮

虞翻字仲翔會稽人太守王朗命爲功曹接以交友之

禮魏
志

置在賓席

裴澥爲陝府錄參李免除觀察召澥曰素聞公名朝中
規友談公美事置在賓席

穉來設榻

徐穉時陳蕃爲太守以禮請爲功曹蕃在郡不接賓客
徐穉來時特設榻去則懸之

宗資坐嘯

後漢宗資爲南陽太守委任功曹范滂人歌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

後漢紀

成瑨坐嘯

成瑨爲南陽太守任功曹岑暕人語曰南陽太守岑公

孝弘農成瑨但坐嘯

同上

劉君坐嘯

君轉隴州錄事參軍時劉仁軌以宰相之貴持節此州坐帷中主諾責下君提綱未幾羣輅載字劉君坐嘯以

爲能

陳子昂傳王
府君墓誌

仁祖見稱

羅含字君章太守謝仁祖一見稱爲湘中之琳琅自江
下從事轉主簿

皓薦陳寔

漢鍾皓潁川人爲郡功曹命辟司徒府臨去辭太守薦
陳寔爲功曹

璨舉謝譚

吳璨爲會稽守舉謝譚爲功曹

吳志

請舉公過

韓紳鄉爲揚州錄事參軍事故相崔圓久狎愛州民丁某至顧省其家後大衙會日司錄君趨以前曰請舉公過公與小臣狎至其家害於政圓驚謝曰錄事言是圓

實過乃自罰

韓文韓紳
御墓誌

語書錄考

李詳爲鹽亭尉令考爲錄事所擠詳語書錄事考刺史

許之即書曰怯斷大案好勾小稽自隱不清言他總濁
階前競鬪鬪困方休獄裏囚徒非赦不出天下笑之

御史臺記

意與天通

杜景佺性嚴正爲益州錄參逆折房司馬之不視事吏
歌之曰錄事意與天通州司馬折威風由是寢知名

事以幹治

君爲京兆司錄諸曹白事不敢平面視揖起趨去無敢

間語縣令丞尉如嚴京兆事以幹治

韓愈銘
張署墓

王渙簡核

益郡太守陳寵以功曹王渙簡核舉爲主簿

玄明政理

劉聰字玄明年十四究通經史時有太守郭願辟爲郡

主簿吏歌曰我有賢后能任玄明政理人殷

前趙錄

務在舉彈

劉洪教云錄事參軍務舉善彈非令史亦各隨事修習

也

北堂書抄

一以殿最

齊映劉滋執政戴叔倫勸以天下尤切者縣令錄事參軍此二者宜出中書門下無計資序限遠近高卑一一以殿最升降則人人知勸映重其言

攝糾愆繆

閻用之初爲彭州參軍嘗攝錄事一日糾愆繆不法數十事太守以爲材

振舉綱目

顏杲卿爲魏州錄事參軍振舉綱目政稱第一

驚倨忤物

崔信明揚州錄事參軍鄭世翼驚倨數輕佻忤物

浮險恣威

杜魚拜豪州刺史屬德宗厭兵革姑息戎鎮兼性浮險
恣克威錄事參軍韋賞團練判官陸楚皆以守職論事
忤兼密誣二人扇動軍中忽有制使至魚率官吏迎
於驛中前呼韋賞陸楚出宣制杖殺之二人皆名家有

士林文言一朝以無罪受戮天下寃之

與一府政

公爲京兆司錄參軍與一府政

迎上曹官

政和中尚書省言錄參充近上曹官

傅公英才

傅忠肅公察李擢少負英才時爲青州司錄公掾職事

往來淄青相與琢磨士論稱美

參軍詩人

張乖崖在蜀有錄事參軍老病廢事公責之曰胡不歸
明日參軍求去且以詩留別曰秋光都似宦情薄山色
不如歸興濃驚謝之曰吾過矣同寮有詩人而吾不知
因留而薦之

問以邊策

胡則字正調憲州錄事參軍時靈夏用兵轉運使索湘
遣則入奏太宗因問以邊策對稱旨帝顧左右曰州縣

豈乏人遂令記姓名中書

乃陳世務

杜祁公知永興軍辟孫甫之翰司錄事一以委之公歎曰待我以此可以去矣祁公爲謝之乃從容陳當世之務祁曰喜得友矣

求獄脫寃

黃裳字文叔爲興元府錄參能以情求獄脫寃死仲無告甚衆終任不訊一囚

理獄有能

陳堯佐字希元謚文惠知開封府錄事參軍用理獄有能績遷府推官

召爲校勘

李垂字舜工自湖州錄事參軍召爲崇文校勘

舉爲御史

參軍王沼與楊炎有微恩及炎入相舉沼拜爲監察御

史始講公議

詐屬葉掾

葉顥字正簡調建州錄事參軍建俗狠而喜訟或積年
官不得決部使者賀允中多以屬公原情誣律必得平
亭旁部民間之有詐於漕臺者輒請以屬葉掾用薦者
改宣教郎

獄爭宰相

陳希亮字公弼爲開封府司錄青州男子趙字上書言
元昊反宰相以爲狂言徙建州而元昊果反字至京師

自訟宰相怒下字開封獄希亮奏乞以字所上封事付
所司共驗不當加責與宰相爭事不已字由此得釋

東都
事畧

古今文集

雜著

汴州糾曹廳壁記

劉寬夫

郡府之有錄事參軍猶文昌之有左右轄南臺之有大
夫中丞也糾正邪慝提舉條目俾六聯承式屬邑知方
致上於坐嘯舉綱維之未振俾側者不敢挾其側奸者

不敢萌其奸法令修明典憲不紊此其任也大梁當天
下之要總舟車之繁控河朔之咽喉通淮湖之運漕承
相治所鷓鴣成列地闢土沃兵多甲堅人尚矜豪氣率
驕蹇有梁園兔苑之遺事當四會五達之通莊雜燕趙
悲歌之人邇吳楚剽輕之俗爲吏之道不倫他邦滔滔
來往斷斷阡陌任剛毅則失於突犯守謙卑則病於委
隨剛則害身隨則弛法貞元以來戎帥自擅威令已出
無復國章隄防不完徽墨蕩失調補斯任者但疊跡斂

手以脫禍爲心何有意於勾稽而敢思其職業者哉太和二年瑯琊郡葛公元方由天長令而蒞焉至則以爲當今聖上務治丞相鎮靜以至清肅羣下以至公奉朝廷凡所啟建惟道是適苟踵弊於茲日不分畫於茲辰則緣奸積蠹無時而去於是端誠守職以正束邪以儉慎律同寮以直方改屬邑綽綽自立職分隨舉故得上下叶和遠近修整法有刊定之制軍無侵漁之患人存政舉其在於斯游刀恢恢肯綮無滯主畫諾而克勝其

任司準繩而無忝厥官從容其間進退不苟其爲葛君乎元和中憲宗皇帝勵精理道注意法律特設科以招士欲聞明理後詔有司覈其妍否先君僕射公時爲司續外郎實專斯寄絕因緣之舉以公共爲先於數十人中得君充詔故君之行實敢不詳知夫公署有記其來自遠燦名氏於屋壁示成敗於將來俾善惡克彰韋絃斯在此蓋春秋之旨也豈可闕哉葛君以余從事斯文叨官倚相見託論撰無愧直書大和三年記

亳州糾曹廳壁記

陳章甫

漢官儀郡主簿秩四百石綱紀一郡糾整不法岳牧無
政蒼生有瘼則天子責我汙吏侵人奸聲載路則使臣
責我吏不述職曹有留事則二十石責我役奪人時官
有虐典則黎元怨我由此觀之錄事參軍待責之府也
所以天官署吏獨難其人觸邪外臺禮隔宜矣由斯賞
拔多至重官譙亳都上應星火禹貢屬徐州分野隴西
李公負王佐之才所以顧盼廳壁歎曰官猶四序功成

者去屋壁無紀吾將安仰始編舊政令余叙之天寶九載七月十日記

江州錄事參軍廳壁記 符載

錄事參軍之於郡縣紀綱也車轄也綱弛則目踈轄抗則載輕政之成敗亦繇是也自漢魏以還歷江左郡有督郵主簿後魏北齊後周隋文州有錄事參軍煬帝時罷州置郡有東西曹掾主簿國朝省掾主簿復爲錄事參軍其於勾稽失糾愆謬省節目守符印一州之能否

六曹之榮悴必繫乎其人也其人強其務舉其人困其
務削循名責實豈容易哉況潯陽古郡也地方千里江
涵九派緡錢粟帛動盈萬數加以四方士庶且多環至
駕車乘舟疊轂聯檣威猛則騰口以飛訕阿懦則腹非
而生誚重輕之得尤難其人隴西李尹少昌切玉剞鍾
之利也恪勤強毅當官而行其於公家也不掩善以蔽
才不隱過而貸非不苛細以作煩不濶畧而破方剛柔
疎緻雅得其度繇是官府有程隼紫牘無留閣遊我宇

下清風凜然是時郡守李公以鉅鹿超異之政來領此郡內用六條外理百姓使人人門戶興行孝睦井賦均一然後從容郡閣時與羽衣縫掖講黃老言其餘枝葉節目委于有司而不領故李君得以息心奉法上事牧守下督察吏暢於中發於外人無間言也夫士無貴賤尊有道也位無小大觀有政也苟素飡碌碌俛躬處厚祿雖多亦奚以爲是宜書錄事之美于壁間聳善而儆不肖蓋春秋之微旨矣先是此庭此宇荒涼褻黷端士

不履今前後有修竹左右有廊廡穆然清邃皆自我焉
聊記述之序遂以李君為首亦所以重績而新廳也

湖州錄事參軍新廳記

楊夔

度材者定曲直於繩較物者決輕重於衡蓋繩無欺衡
無私故人所取鏡也今使五邑之吏枉正無所逃千里
之情毫釐無所差束其內外必蹈乎規矩戢諸桀黠知
攝於刑憲斯則郡主簿繩衡之無私為得其任矣高陽
許鎡以前秋曹掾端於讞獄上寵之遷陟斯任自兵興

十五載事隳宿貫守國之法制稟朝之政令者由闕而東郡亦無幾唯吳興遵國經體舊章上下謙牧確然不渝然此數萬衆兵之所給固繫於土賦俾其役不重斂不煩吏不苛民不疲萬目自振者全在提其綱乎君制事以義制心以禮節不爲勢易志不爲強奪靜以督其下故其下肅恪以蒞其事故其事簡由是衆吏畏而庶務集竟至于訟弭而刑置矣廣明中妖巢揭竿以犯帝閭遂俾翠華有西南之狩梁鄭周秦之甲皆闕手無所

敵凡五改火鑾輿外駐甲辰年今太守以彭門之師擒
巢於萊蕪提其顛薦於成都明年春玉輦還闕遂以功
牧於吳興帝念殊庸位不配德詔加防禦以高其位始
開幕延賓增吏拓制度是取督郵之舊署爲防禦使院
然後合功廩戶三掾之廳移居視印繩墮於此夫簷楹
迫則耳目泥居處蕪則思慮昏今茲視於前則淺而露
覘於後則湫而陋得無泥與昏乎而又藪篠雜卉蔭翳
階序列衙者亂其次授事者喪其局交肩駢足褻禮虧

敬君乃命材人擇瓌材敞前檻豁南榮砥中唐嚴層局
設外屏以肅其入也構環廊以莊其位也撤舊增新擁
隘咸革列目之物罔不完美觀其顯敞則夏奪其暑居
其奧密則冬却其寒地斯清境斯勝足以豁聽視爽精
神道中和之性增冲澹之趣矣君子是以知蘊智者於
事敏負才者於用周如水於器方圓無所滯如絲於色
玄黃無不入如是則化圮爲完易卑爲高蓋出於餘力
乎况君行己之道及物之和其察也鑑焉臧否無匿其

信也潮焉朝夕不忒俗服其正吏畏其直叔向所謂明
察之官忠信之長者於此而見矣廳既畢役乃以夔業
於文且謂記年表事春秋之曩志也茲廳之立既始於
我而載祀莫紀毋乃取議於將來乎其爲我書之無虛
美無加飾唯實是編足以貽後遂謹而日之請題其東
墉以紀廳之始

司刑箴送王牧仲爲黃州錄參

劉漫塘

惟聖好生以刑教德惟臣欽若哀矜憫惻曰彼嘉師于
獄之麗繫我淑問貌溫氣夷以察其情以盡其辭故曰
祥刑非訖于威二典既邈五疵參互反感於辭貨誘於
賂外牽往還內偏愛惡惟明能察惟廉靡求四疵遠矣
抑又何尤惟時上官獄以意成所貴有司實持其平云
何不思惟意之承怒苟未息根連株連捶楚鍛鍊以成
其罪意之所右覆之翼之罪雖貫盈罰不毫釐曰吾之
明非闇於理曰吾之廉非役於利不獲乎上志乃可諧

意鄉一分職爲厲階淹速有度富貴在天釋之竟是周
來疾癩名義凜然鬼神森列野人作箴敬告司臬

古詩

送李道父辟大名司錄 葉集之

李侯江南英身老自藏器讀書盡百紙落筆必千字况
兼熊豹姿特負縱橫志棲其望高躅異世猶一致大名
國北門自昔雄元帥名賢慎柬拔薦引必同類操持紀
綱地實藉循良吏卓哉百鍊剛小大須歷試

送程錄事

杜子美

程侯晚相遇與語才傑立薰然耳目開頗覺聰明入意
鍾老柏青義動脩蛇蟄

送韋諷閬州錄參

杜子美

韋生富春秋洞徹有清職操持紀綱地喜見朱絲直行
行樹佳政慰我深相憶

律詩

送韋諷攝閬州錄事

杜子美

聞說江山好，憐君吏隱兼。寵行舟遠泛，惜別酒頻添。推薦非承乏，操持必去嫌。他時如按縣，不得慢陶潛。

喜曹劉二從事見過

胡致隆

蕭蕭細雨鎖柴門，喜見風流二使君。俊逸萬春猶錄事，清新子建尚參軍。

送知錄

方干

八詠遺風資逸興，二溪寒色助清威。曙星沒盡持綱去，暝角吹殘鎖印歸。

送澶州錄曹宋叅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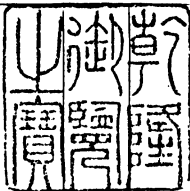
陳後山

能吏于今少春風及此行英雄餘戰伐犴獄寄蘆平

送楊錄事充使

岑參

夫子方寸裏清波澄霽江關西望第一郡內政無雙



古今事文類聚外集卷十三